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卷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 按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衍義補卷九至卷十一樂

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清入仕之路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忠誠實也）和（無乖戾也）二曰六行孝（善事父母）友（善事兄弟）睦（親九族）婣（親其外親）任（信於朋友）恤（振窮乏）三曰六藝禮（有五）樂（有五）射（有五）御（有五）書（有六）數（有九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謂州長以下）與其衆寡（謂無多少）以禮（謂行鄉飲酒禮）之也賓之明日（明日也）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掌宗廟之寶藏者）內史貳之（書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則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也其教云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德存於心不可見故攷其行藝而書之二十五家爲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夫則於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賓禮敬之而不敢忽也雖然豈但賓於鄉而已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則在天子亦賓

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能之書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貴亦且屈萬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豈非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乎

王制命鄉論（謂述其德藝而保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選擇而用之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才過千人之謂）升於司徒者不征（征徭役謂）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

臣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學所教之士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選而用之則不給徭役於鄉矣選士之中有不安於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則雖司徒之徭役亦不給矣此二等皆謂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選士而爲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

吏由俊士而爲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
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穎者以告于王
而升諸大司馬大司馬是之謂進士也既爲進士則
大司馬辨論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舉其
賢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論然後授之以官
或以爲司士或以爲內史之類所謂官之也既
任其官然後予之以爵或以爲士爲大夫而進
至於卿所謂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
然後頒之以祿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之
也此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所謂進士者蓋以
此制而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於此其名雖同
而其所以進之之實則不同也

漢成材將進於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士不復
漢高祖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
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
在人主不交故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
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
勸爲之駕有賢者郡守自爲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謂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免其官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

諫者

臣按賢良極諫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臣按鄉舉里選之法後世所以不可行者蓋人情日僞敢於爲私以相欺公於爲黨以相蔽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而徒任人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僞日滋而賢否不復可辨矣仲舒所謂歲貢之法貢其吏民之賢者爾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今貢者試不中有罰俸之比而無賞然亦姑應故事而已誠能振舉祖宗之法而加嚴於學校之教提調之罰考試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謂上計簿也偕謂每歲郡國有上計之吏命與俱來也

臣按今世科舉初場試士以五經四書即此習先聖之術終場策士以時務即此明當世之務鄉貢舉人赴禮部者給腳力廩給即此續食計偕

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

嘗試謂之好德適謂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適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按漢世去古未遠而賢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衒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為之駕而縣次續食俾與計偕其不肯出者既懸賞以招人之薦又嚴法以罪人之不薦雖無賓興拜受之

禮尤存好賢敬士之心後世嚴繆舉之罰而限其途轍者則有之矣未聞有不舉之罰而責其薦揚者也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臣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略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也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則相類

孝武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何武薰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射策甲科爲郎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其後或遣諫議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祿大夫舉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

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

臣按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

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

臣按明經之科始見於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臣按限年之法始於此

魏陳郡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而以本處人物定爲九等吏部憑之授受

克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吏部憑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據閥閱不辨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歷晉南北朝至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開皇中方罷

晉武帝詔州郡舉秀異之才

劉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

隋始置進士科

臣按此後世進士之科之始蓋始專以文辭試士也夫三代以前鄉舉里選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爲本漢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所舉秀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爲終身之累至是隋有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謁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殿前試士自此始

臣按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

臣按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爲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塲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

太平興國九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瓊林苑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歷代科目得人惟宋爲盛蓋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後天下士子爭趨向之故也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令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甚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朝廷屢下詔書戒飭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習爲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厚歐陽脩知貢舉痛裁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脩耿耿自是文體亦少

臣按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塲之文爲甚蓋科塲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爲一代輔治之具下以此爲業以爲一生進用之階非徒取其能文而已蓋將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蘊才之所能識之所及由是用之將藉之以輔君澤民脩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嘗與其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熹歎曰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夫東晉未以文取士所謂文者出於衆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於不可支持況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之所以爲業者其所關係豈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屢頒戒飭之詔慎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則文辭日流於卑弱而國勢隨之矣嗚呼可不念哉

臣按此郎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爲常制至今行之

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脩學校欲
脩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
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耳今以此壯時正
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
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
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
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攻法
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
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
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
墨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未嘗攷其義理求
其文采也王安石爲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
經專用己說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已固
無是理然其所製經義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
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廢言也及其
所謂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
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切中今世
學者習科舉之弊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

瀛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緝
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名雖正理其實與前
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也欲革其弊在擇師
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
選必得人如歐陽脩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
用以爲學本義理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
矣他日出而爲
國家用其爲補益蓋亦不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試士始於唐武后時宋初因之然皆
試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今用之方是
時蘇軾爲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諛
順旨乃擬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塲之文風俗所
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
以爲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
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
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噫觀軾茲言則知
朝廷以言試士雖若虛文而一時人心之邪正
國勢之興衰實關于此議治體者不可不加之
意

理宗御筆付知舉杜範曰朕爰簡儒彥俾典文衡凡爾攸司宜鑒舊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爲能毋以浮薄險怪爲尚參稽互考優劣自分庶使賢俊畢登以副朕簡求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時極矣每遇大比帝輒下詔崇雅黜浮蓋有以見夫士習之美惡形於文辭之浮雅而實有關於氣化之盛衰也蘇軾告神宗曰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踰衰季之風臣於　今日亦然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

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臣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天下莫不稱誦以爲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者也我

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卽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

註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
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
記主古註疏肆我
太宗皇帝脩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
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焉初場以
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本經四道次場用十二
日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終場
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初場及終場未
能者許減其二道
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

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
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
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
該文質得中雖不盡如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
意於數百年之後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
才之類一切廢絕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
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
於千萬年而無弊矣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
而取厥中凡所謂明經宏辭諸科一切革罷惟存進士一科洪武三年詔
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
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
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令科試

句讀或破碎經文以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也其於前學者竭盡精神日窮日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題目數倍於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暇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嘆也已然以科額有定數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傲效成風策學殆廢問有一二有策學者又以前塲不及前者豈不以是哉不經目人才所以不及多萎薾粗淺拘泥纏繞不厭士心錄一出議論紛然其所謂主意之說尤爲乖繆其所命之題專主一說謂之主意一人之見所能盡理苟通殊不知聖經深遠非一說所能盡也同哉士子志於必得謂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將聖經賢傳之旨旁求曲說牽綴遷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獨壞士習其爲聖經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題士子此以爲文今日爲士子上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

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鐫定額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類取人正統壬戌始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鐫定此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爲定制洪武甲子定爲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科矣塲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爲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塲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僻強戲題往往深求隱僻經書題目已能其初塲出經

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道
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爲士子程
式者則刻
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爲程式者則刻
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
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經書題目無甚凶
惡字面不必迴避初塲經義四條以通三條書
義三條以通二條爲合格否則不取五策問目
通五以上不在取數會試則本數不足取別數足
之他經凡解額惟限之不許過數苟無足取者寧
欠無足通塲全無然後短中求長取以備數如
此則科目所得者皆通經學古之士而適於世
用矣更乞申明
兩京例不設監臨官其
舊制在外鄉試俱照會試及
巡按御史止於科塲外
嚴加糾察士子欲入塲者專委提學憲臣考驗
而亦不許他官小試
凡百執事不許用進士舉
人出身人員恐有
故事然今科塲代筆
貢緣作弊臨晚給燭雖唐宋
筆換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給
燭而取減塲先期聘
考試官必詳加詢訪不許
狗私濫舉許
御史糾
治惟有學行
譽望者是取

謂緣種流傳今日
不但科試爲然而
提學憲臣之小試始又有甚
焉者也其所至出題右爲瑣碎用是經書題目
愈多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編及此策學所
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正統
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子親筆有司稍加潤
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舉子無一言於
其間殊非設科之本意若夫考試之官兩京及
會試皆出自
朝命鄉試則方面官先期訪請
洪武以來惟有學
士亦在所聘後乃有建言專用教官者其所禮
聘無非方面之親私率多新進士以能持守
一
惟監臨官是聽內外之權悉歸御史先科塲中
出題刻文閱卷取人皆一人專之所謂彌封謄
錄殆成虛設識按科塲舊例分籃內外以隔絕
交通之弊自籃以外瑪然惟淹其
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瑪然惟淹其
事爾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
爲監臨官者特以糾
劾有司凡科塲條貫必
復
不如法者耳今宜
祖宗之舊所命題

不分有司教職見任致仕仍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殽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某字號編定名第一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試官至期比對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墨卷相同然後拆許更易又於各經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祖宗之舊矣又考會試舉人往時入場者極多不過二千人今則積多已踰四千矣切恐數科之後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數竊考宋歐陽脩作禮部唱和詩序謂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場至二十日以後揭曉不過十餘日卷多日少恐不能無遺才請下禮部議處寬其日限而移殿試於三月望日庶幾考試者日力有餘得以盡其心力精詳文理以為以上國家舉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復其身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諭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臣按此太學生入仕之始夫自漢置博士弟子試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人有學館生徒之設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禮部奏於奉天門下試中送國子監肄業循資送吏部選

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爲重亦多得人此學校貢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主蓄藏文書六曰史理文辭及器物者述事者七曰胥治文書之次叙謂才智爲什長者召呼者八曰徒趨走以應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卽今之吏員也所謂庶人之在官者與下士同祿是已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秦棄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溫舒爲縣獄吏丙吉爲魯獄吏龔勝爲郡吏趙禹爲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其來久矣

本朝入仕之途於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凡在外藩憲衛府州縣任自辟舉以六年或三年爲滿限至部分撥在內諸司以三年爲考依資格敘用此吏員出身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

朝選舉之制比漢唐宋爲省科舉之外止有監學歷仕吏員資次二途以爲常選其他如經明行脩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秀才童子之類皆興廢不常惟任子

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
恩典或與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孫入監
方有定例故臣於入仕之路獨詳進士之
科而兼及監生吏員者以當世之所重者
在進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竊惟
本朝雖大封拜百官亦未嘗具服拜賀惟
於策士傳臚之後群臣致辭慶賀曰天開
文運賢俊登庸由是觀之則
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於進士
一科是以百年以來凡明治體建功業者
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辭藻類
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
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亦言豪
傑之士由之而進夫唐宋取士以詩賦多
文而少實尚足以得一時之豪傑以爲名
臣況
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
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
學者也爲士者誠專心於此而有所得焉
上之人精擇而謹取之必名實相符文質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公銓選之法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蔡沈曰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

臣按試人之法有二曰言曰功而已所謂言者禮記所謂言揚是也所謂功者禮記所謂或以事舉是也進人不以言則無以知其所有

相稱然後得預斯選焉其所得之人才當不止於唐宋而已也